

彭太武的畫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，不僅使人賞心悅目、愛不釋手，還引發人們思考有關寫意花鳥畫的創新問題。他的畫何以有如此藝術魅力，新在哪裡？據我個人的認識，新在具有強烈個性的筆墨語言，新在傳統寫意精神的現代發揮，新在放縱而不失嚴謹、浪漫而又清新的藝術境界。 ■文：邵大箴

荆楚丹青

彭太武



風從這裡吹過

傳統大寫意的花鳥畫必須以書法入畫的筆墨語言取勝，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。藝術家用筆墨表現自己面對客觀的感受時，一定會自然地流露出強烈的感情，如果程式化的筆墨語言不能達到這一目的，則要敢於嘗試用新的筆墨手段。

彭太武的勾、勒、點、擦、皴、染技巧，有深厚的傳統功力，他遵從古人關於筆墨取於物而發於心的教導：寫物之象，寫自己的心跡。彭太武尊重自己的觀察，他筆下的物(花鳥)是他取之於客觀自然的象，但帶有相當的主觀性，為表現這些主觀性的物象，在筆墨中透露出引人注意的主觀色彩。例如他常用細柔的筆線與墨色的塊面相結合來描寫物象；又如他愛好用混合色彩的微妙變化與純色加以對照，組織成畫面，而少用墨線來劃分物體形象的界限等等。尤其要指出的是，為了表現他心中的物象，抒發他內心的感情，他更善於在畫面上發揮隨機應變的能力，運用筆墨的偶然性即興產生的新思緒，果斷地採用新的手段，補充原來的構思，生發出新的繪畫元素。寫心中物之象與寫心中之情的結合，賦予彭太武花鳥畫以不同於他人的鮮明個性面貌。

彭太武在花鳥畫中所表現的時代精神，不是對時尚和摩登的追隨，不是表面形式的花樣翻新，而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有深度思考的創造。彭太武的大寫意花鳥畫得傳統寫意之精粹，有穩固的根基，同時又敏感於天地時勢之變化，從古今中外文化和藝術中吸收營養，使作品放出奇異的色彩。他把構成法融入筆墨語言中，有時用滿構圖處理畫面的空間，有時以彩代墨強化色彩的作用，有時用超越特定時空的構圖等等，都是他對傳統寫意法的補充。他的這種變革，表面上看是繪畫形式的，實際上是通過這些形式面貌的變化，強化了他作品中的時代精神，體現當今時代變革步伐和他內心激越的感情，也適應了人們在審美趣味上喜新厭舊的趨勢。人們常說畫貴在「不落俗套」，這裡



清風朗月

說的「俗套」既指當代畫家作品的千人一面，也指當今畫家對古人作品的爭相模仿。彭太武的花鳥畫獨樹一幟，與古人、與同代人拉開了距離，這在當代中國花鳥畫壇是很可貴的。

藝術作品的好壞優劣最終體現在境界上，潘天壽說：「中國畫以意境、氣韻、格調為最高境地。」在繪畫中，意境、氣韻、格調是抽象的，難以言喻，但其氣息可以使人有清晰、明確而不是模糊、含混不清的感覺。它們體現在作品綜合性的語言上，包括取材、筆墨、色彩、章法、構圖等等方面。具有動的精神氣勢和語言的情致，即在畫面上的構圖安排、形象處理、線條的組織運用、墨色的配置變化上，注意氣的承接連貫和勢的動向轉折，以造成畫面靈動而蓬勃的生機，是意境和格調不可或缺的。彭太武深諳此理，他特別注意自己作品的氣韻生動。他認為，「氣，主要指的是力和勢，而韻，則主要指的是情和味。氣和韻在態勢上是相悖的，但在效果上是互補的。」(同上)根據這個原則，他努力在語言運用上辯證地變化放與收、張與弛、虛與實、動與靜、重與輕的關係，使畫面輕盈中有厚重感，靈動中有力度，充滿韻律與節奏，情趣橫生，顯示出他豐富的想像力和旺盛的創造精神，也予人以力感和美感，使人陶冶在他構建的富有詩意的景象之中。

(作者：邵大箴，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名譽主任，中央美術學院教授、《美術研究》主編。本文節選自《寫意、寫情、寫心——彭太武的花鳥畫創作》，有刪節)



日影化為虹

寫意寫情更寫心



彭太武

彭太武簡歷

彭太武，1957年生於武漢，湖北大悟人。畢業於湖北美術學院，藝術碩士。湖北省美術院中國畫創作室主任，國家一級美術師，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湖北省美術家協會中國畫藝術委員會委員，湖北省美術院藝術委員會副主任。

長期從事中國畫創作研究，多次榮獲國家級重大美術作品展覽重要獎項。多次在中國各大城市舉辦個展、聯展。多次赴美國、日本、新加坡、泰國、馬來西亞等國家和中國港台地區參加展覽，並出版、發表作品，其作品被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、博物館和收藏家收藏。



妖嬈全在欲開時

畫家本是大悟人

「悟」在佛教禪宗是一個詰辯不休的話題，中國畫界將「悟」引來說事，把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論題一股腦交給各自去悟，沒有「悟性」的人休談繪事。所以從來沒有人敢自我標榜悟性高。可事不盡然，湖北畫家彭太武竟然刻了一方「大悟人」的朱文印，徹蓋在畫上，非常引人注目。

彭太武這方印用得很巧，高妙處在於能讓人很快感悟到畫家那種強烈的故土情懷。鄂東大別山深處，是中國工農紅軍的策源地之一，僅大悟一縣就為革命犧牲了十幾萬人，淘鑄出上百位共和國將軍！現在將軍縣為出了一位名畫家感到榮耀，畫家也為自己是將軍縣的晚輩自豪，萬古古樸的「大悟人」篆刻着幾代人的豪情，為畫作增光添彩。常言「方寸金石融匯着中國畫藝術的全部道理」，信然！

歷三十年不懈努力，由業餘自學修煉為出類拔萃的花鳥畫家，每一步都是知難而進，其酸甜苦辣，花若有知花濺淚，鳥若得訊鳥驚心。「大夢誰先覺，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」這是諸葛先生南畝躬耕的自況。彭太武在墨華林畫廬筆耕，有酒盈樽，三杯兩盞下肚，倒頭便睡，醒來才是作畫時。他勤奮，是一位多產作家，丈二巨製、冊頁斗方落筆成趣，十分贊同南齊謝赫「述而不作，非畫所先」的論斷，認為畫家會講不會畫就變成「話家」了。他不尚高談闊論，卻十分重視理論修養，善於傾聽各種學術見解，他的日記本記錄着各家各派的宏論，也打發個人見解。如果悟到一點什麼，則行之於筆端，每有新進。彭太武畫風豪放，飲中狂態，遠不遜畢卓，近不輸抱石。提筆上陣，隨心所欲，墨淋漓，抒情寫意，暢懷而已，絕不拘泥某家某派。依他所見：古今之法千條萬條，歸根結底只有兩條，以骨法用筆，求氣韻生動。觀太武之畫，雄健暢達，浪漫飛揚，豪邁浩蕩，奔騰開合，交融混響，氣態磅礴，洩造化之秘，奪鬼神之功。嗟乎！非悟難臻。

(作者：陳立言，著名國畫家、歷任湖北省美術院院長、湖北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。本文節選自《畫家本事大悟人》，有刪節)



秋聲